



論語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朱熹集註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

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

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綆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縲，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

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 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此人。下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入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兄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度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

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百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皆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

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

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君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

朽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

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微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

曰。棖也。欲心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

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

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

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

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

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

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詞。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

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

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

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

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匿然而友其人。左丘明恥

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

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

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

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
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
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
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
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
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
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
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
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
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
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
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
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
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
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
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
得見而歎之。其
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
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
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

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

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犬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

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才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行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

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

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

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玉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

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鮒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已過。意勉勉循循而不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地。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魯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

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當。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失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

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箏。瑟。歌。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音悅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也。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

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鮒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鮒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 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

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

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

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感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

仁者靜。知者樂水。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

反下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未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現。

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可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

鮮久矣。

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上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速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

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

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之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

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益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

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之。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復扶

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知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感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云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

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
 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
 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
 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
 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用之間。無少
 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
 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

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
 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
 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
 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
 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
 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
 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
 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
 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
 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
 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

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
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
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

同己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

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

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
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

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
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

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

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

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

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
嘆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
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
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
也深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

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瞞公薨而國人立蒯瞞之子輒於是晉納蒯
瞞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瞞得罪
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
也辭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
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
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
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
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
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
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
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
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

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且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雷魋徒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

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
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
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
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
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
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
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得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

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

有恒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

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

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下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

○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己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

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

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
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蓋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執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之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

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敝大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

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

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

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疆大季

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
 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
 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
 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
 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
 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
 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
 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
 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
 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
 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蕙。

里反絞
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扶夫音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保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也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

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

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類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必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詞設。

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

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問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

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不驕者也不吝者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比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諸言集言卷四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

盈耳哉摯音至睢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

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慥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

論語集注卷四
三十三
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子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譬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

不與焉。

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

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木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

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乎域反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
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揚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
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
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

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

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

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

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

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

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見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

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

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

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

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

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

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價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價價也。沽賣也。孔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

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

位反覆。芳服反。

箕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五。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糧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

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是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

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反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

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

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

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

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

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

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解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

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

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

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

棟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自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

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

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

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

也。諍也。

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蹶子六反。蹶子亦反。與平

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蹶蹶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

刃反。躩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赤襟

反占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旂。整貌。

趨進翼異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通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掖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

慢之也言似不
是。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

攝。搯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搯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

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進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頰。怡怡。

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蹠。蹠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

如授。勃如戰色。足躅躅如有循。勝平

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

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躅躅。舉足

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墮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謂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鹿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鴈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褻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褻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餛而肉敗不食色惡不

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

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餛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

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

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治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齊側皆

反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欲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

難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

事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揚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容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

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

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

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

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

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

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